

東
華
續
錄

東華續錄

臣王先謙

臣周潤蕃恭校

乾隆四十六年辛丑春正月己卯諭蒙古中內扎薩克皆太祖

太宗創業之初由原部落率所屬之人投誠而來屢次隨征出力是以表其功勳分別封爲王公扎薩克皆予以世襲罔替字樣炳著於冊封誥命喀爾喀雖皆被準噶爾台吉噶爾丹逐出之後於康熙年間始行投誠然是時已同封爲王公扎薩克迄今將有百年俱爲我大清之舊屬人矣但彼原得誥冊予以世襲罔替字樣者少襲爵時該院必照例請裁雖原立勳封皆朕所洞悉每次均予以原得爵品但恐歷年愈久不及詳察其起初功績卽照例減削使不得世受國恩實無以副朕撫育舊屬之心卽使襲予原

爵原品亦終與內扎薩克有閒並無以昭國恩一視同仁之意著軍機大臣會同理藩院將喀爾喀王公台吉中其首先投誠錫封及著有軍功或由原得爵品晉封並嘉獎施恩而封者徹底清查此內有應賞給世襲罔替之處或缺出時有仍應照例請旨者又內扎薩克喀爾喀中有遇事晉封者若經裁削其初封仍當准其世襲均著分別妥議具奏候朕親定至青海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回子王公扎薩克等雖屬新投誠之人非喀爾喀等可比然朕旣一體予封亦當一體辦理並著查明定議具奏庶我大清億萬斯年延賞伊等子孫永受恩榮於無旣也尋奏查蒙古喀爾喀並青海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和碩特回部王公扎薩克等見遵旨一體詳覈除業經因罪黜封者毋庸另議外所有首先投誠著有軍功及由原爵品續著勞績晉封者均請作爲世襲罔替其緣

事降等並見已照例降襲者俱照見在爵秩給與世襲罔替至因
事奮勉或供備軍需得受封爵者俟缺出時仍將降等承襲及仍
襲原爵之處臨期請旨其尋常嘉獎晉封並奏請補授者缺出時
照例減襲至扎薩克台吉業經編列旗分職司一旗請無論原封
軍功恩封奏放統係承襲已久並未降等均請作爲世襲罔替俟
奉旨後臣等仍將各部落王公扎薩克等封爵原委分別繕呈請
旨添給冊誥再查蒙古汗等向止給汗爵印信未經給予世襲罔
替冊誥請將喀爾喀杜爾伯特土爾扈特各汗俱交部頒給從之
○丁酉諭本月二十三日內閣進呈禮部具題壬寅年各壇

廟祭齋戒日期一本冊開正月十四日次辛祀 祈穀壇所擬甚
屬不當天子父天母地祇承之義不可稍弛從前雍正年間恭奉
皇考世宗憲皇帝諭旨以定例正月上辛若在初五日以前則

改於次辛但元旦朝賀乃朕躬之禮儀若因此而展 祈穀之期於心實有未安著於上辛行禮煌煌 聖訓實萬世不刊之論朕御極以來遇正月初三日以前上辛因必須隔年齋戒是以改用次辛其有初四日上辛亦改用次辛行禮者則因 聖母皇太后祝釐初祉朕於元辰躬率王公大臣拜賀 東朝儀節不容稍闕至明歲正月初四日上辛並非向年可比矣該部何得亦改次辛况冬至 南郊禮成有於次日受賀者所謂禮緣義起而義以方外尤必敬以直內如謂臣下意在尊君不敢輕易朝正令典亦當備查往例具奏請旨乃禮部遽行題達何昧昧一至於此至閣臣職司票擬於此等典禮攸關之章疏何以並不細心請旨擬籤必待朕自行看出耶所有禮部堂官著交部嚴加議處大學士等著交部察議至祀典本屬吉禮而上辛 祈穀尤歲首鉅儀乃該部

必於二十三日具題聞臣亦卽於是日呈進朕雖不以此貢備而
諸臣疏忽若是可謂不知仰體朕懷矣所有明晟祈穀行禮仍
用上辛並著爲令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朝鮮國王李祘遣使表
賀冬至元旦二大節又奏謝恭奉恩諭並進貢方物得旨覽王奏
謝知道了前經降旨所有陳謝表章隨進貢物槩令停止今該國
王奉到此旨具奏稱謝復具奏恭謝加賞段匹仍各具方物隨進
本不必收受但旣專使遠來仍令齎回徒茲往返若照例留作正
貢該國王屆正貢之期仍似向年備物呈獻非所以示推誠而昭
體恤此次貢物著收受仍加賞鞍馬紬段貂皮等物嗣後務宜恪
遵前旨毋庸備進若再進必令齎回該國王其善體朕柔惠遠人
以實不以文之至意○癸卯諭據阿桂等參奏杭嘉湖道王燧驕
縱不法行同市儈民怨沸騰已降旨革職鞫問交阿桂等嚴審矣

至富勒渾李質穎身爲督撫豈竟毫無見聞乃並未據實劾奏所謂整飭吏治者安在且伊等於見辦海塘事務茫無確見在彼諒亦無用富勒渾李質穎俱著來京候旨陳輝祖向於河工事務尙能留心講習海塘修築機宜大略相同著授爲閩浙總督至福建見有富綱在彼已歷年餘陳輝祖卽在浙省督辦塘工並兼管浙江巡撫俟海塘工竣再往福建其浙江巡撫員缺屆期另行簡放所有江南河道總督員缺著李奉翰調補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韓鐸補授卽速赴任俟過伏秋汛再來京請訓李奉翰俟韓鐸到任交代後卽速赴南河之任亦不必來京請訓其江南淮徐河道員缺著何裕城調補河庫道員缺著劉錫嘏補授

二月甲辰朔諭禮莫大乎敬 天儀莫隆於 郊祀前以禮部具題壬寅年祭祀壇廟各日期將 祈穀行禮改用次辛所擬

不當已明降諭旨仍用上辛矣孟春 祈穀所以迓陽氣而兆農
祥考諸經傳蓋指立春以後之上辛而非元旦以後之上辛雍正
年間恭奉 皇考聖諭飭禮臣定議允宜永遠遵守敬思其義若
上辛在立春前舉行與乘陽之義未爲精當又上辛設在正月初
三日以前則當於舊臘隔年齋戒而 太廟始祭實爲合饗大禮
卽宮中拜 神亦屬國朝定例若於齋戒期內照舊舉行於專一
致敬之道似猶未協其應如何斟酌古今益臻明備並百世遵守
可行之處著大學士九卿詳悉妥議具奏尋議按禮記月令孟春
之月先紀迎春東郊次乃祈穀於上帝家語載孔子云啓蟄之月
祈穀於上帝左傳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公羊傳用正月上辛註云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正月者歲首上辛猶言始新也宋史禮志云
春氣初至農事方興故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建寅之月迎春

之後請嗣後定以立春後所得之辛爲上辛舉行 祈穀禮如立春後之辛尙在上年十二月內則仍用正月上辛以符歲首始新之義至正月初四日上辛行 祈穀禮應於初一日齋戒起是日皇上於未入齋宮之前宮中拜 神 奉先殿均可各昭誠敬惟出宮詣 堂子行禮 皇上親詣不親詣例由禮部將可否展期於初五日行禮之處先期奏請至御殿受賀請用初五日亦由該部具奏則凡正月初四日係上辛行 祈穀禮原無庸改期惟上辛在初三日以前則齋戒在隔年舊臘之內若歲暮祫祭 太廟宮中拜 神諸大典於已入齋戒後舉行兩事同時未爲專一致敬按郊特牲有卜郊之文宋方慤云卜郊蓋指用辛之郊而言嗣後如上辛在正月初三以前請酌用卜郊不專用上辛之義改於次辛行禮從之○乙巳諭朕恭閱 皇祖實錄內載雲貴總督

卞三元與張國柱李本深等合詞奏留吳三桂總管雲貴事務一節因檢閱卞三元列傳載與張國柱等俱傾附吳逆卽當日共疏乞留三元疏詞尤爲迫切可見三元實爲吳逆用當日 皇祖洞燭幾先未允所請而吳逆事權遂以解退三元後見吳逆反蹟漸露遂託言母病乞休迨削平吳逆張國柱李本深俱以從逆伏誅而三元竟脫然事外且自乞養歸旗閱三十年及伊歿後又復邀恩得賜祭葬並諡以恪敏夫三元本一進退無據首鼠兩端之人在 皇祖當日或念三元際 開國之初由牧郡游歷封疆曾有帶兵轉餉微勞且當三桂倡亂之時伊先已告休在家因爲曲予包容保全終始今事閱百年詳加論定不得不明白宣示以昭彰燁朕於臣工功罪論斷一秉至公卽如前代諸臣之懷二心以事君者猶且另爲立傳不稍寬假况卞三元逮事 兩朝寵承

恩遇乃始則攀援黨逆力疏保留繼則抽身遠引以圖避害其居
心行事殊不可問幸而老死牖下未被顯戮已邀國家寬大之恩
若復以飾終令典永荷殊榮將何以肅綱紀而示懲勸乎所有卞
三元生前官秩及死後諡法並所得誥敕俱著追奪其祭葬碑文
並著該旗查明一併撲毀將此通諭中外知之○丙午諭朕自臨
御以來每遇 郊祀大典無不蠲潔躬承四十六年如一日今仰
荷 昊蒼眷佑壽逾古稀仍當躬親行禮而一切登降禮儀步履
究覺稍遜於前若遣官恭代非朕勤於躬親昭事之初心而勉強
將事復於精一凝承之意轉有未盡因諭該部前往敬視 祈穀
宿齋宮詣 壇瞻拜日降輦處茲據福隆安等奏請擬由 皇乾
殿西墻門外降輿較爲近便等語應如所奏交各該衙門遵照辦
理此朕仰體 上天眷愛朕躬長中寅恪之意將來朕子孫繼緒

凝庥有壽登古稀者亦可欽承朕志於郊壇大祀歲歲躬行率
由此典以上邀皇天眷顧之隆庶幾無疆惟庥永膺吳貺垂
裕萬年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己酉上御經筵○丙辰諭據四
庫全書總裁奏進所辦總目提要內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聖謨等六門恭載列聖欽定諸書及朕御製御批各種
所擬殊屬勞繁從前開館之初曾經降旨以四庫全書內惟集部
應以本朝御製詩文集冠首至經史子三部仍照例編次不必
全以本朝官書爲首今若於每部內又特標聖義諸名目雖爲
尊崇起見未免又多增義例朕意如列聖御纂諸經列於各本
經諸家之前御批通鑑綱目等書列於各家編年諸書之前
五朝聖訓硃批諭旨方略等書列於詔令諸門之前御注道
德經列於各家所注道德經之前其他以類倣照編次俾尊崇之

義與編纂之體並行不悖至閱其總目特載朕前後修書諭旨及御題四庫諸書詩文爲卷首所辦未爲盡協四庫全書體大物博將來書成之日篇帙浩繁舉何爲序所有歷次所降諭旨列之總目首卷以當序事屬可行且官撰諸書亦有以諭旨代弁言者自不得不如此辦理至題四庫諸書詩文若亦另編卷首將來排列轉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前心尤未安雖纂校諸臣尊君之意然竟似四庫全書之輯端爲朕詩文而設者然朕不爲也著將所進詩文六卷撤出仍分列入朕御製詩文集內俾各爲卷首則編排在 列朝欽定諸書之後而四庫書內朕所題各書詩文列在本集首卷庶眉目清而開帙了然將此諭令館臣遵照辦理○丁巳禮部議准陝甘總督勒爾謹奏秦州舊有太昊伏羲氏廟請照前代帝王陵廟守吏春秋二仲致祭例每歲額設祭銀並廟戶二名

從之○戊午諭昨據四庫全書總裁奏進總目請於經史子集各部冠以 聖義 聖謨等六門業經降旨令將 列朝御纂 御批 御製各書分列各家著撰之前不必特標名目並令將卷首所錄御題四庫諸書詩文撤出分列御製詩文各集之前所以示大公也朕一再思維四庫全書之輯廣搜博採彙萃羣書用以昭垂久遠公之天下萬世如經部易類以子夏易傳冠首實爲說易家最古之書允宜弁冕義經若以 欽定諸書列於各代之前雖爲纂修諸臣尊崇本朝起見而於編排體例究屬未協况經史子集各部內尙有前代帝王論著以本朝 欽定各書冠之亦有未合在編輯諸臣自不敢輕議及此朕則筆削權衡務求精當使綱舉目張體裁醇備足爲萬世法程卽後之好爲論辨者亦無從置議方爲盡善所有四庫全書經史子集各部俱著各按撰述人代

先後依次編纂至我朝 欽定各書仍各按門目分冠本朝著錄
諸家之上則體例精嚴而名義亦秩然不紊稱朕折衷詳慎之至
意將此通諭知之○己未諭前以阿桂等參奏杭嘉湖道王燧劣
蹟種種民怨沸騰已降旨革職拏問並據阿桂等查抄王燧貲產
多至二十餘萬兩又阿桂等參奏已故知府陳虞盛係與王燧上
年一同總辦差務之員亦曾在杭州嘉興買房產屢經傳諭阿桂
等嚴訊伊等貲產從何得來切實根究矣上年南巡時經過江南
各水營尙係倣照上屆規制不過略加修整及添修古蹟一處朕
已覺其不妥卽傳旨給還原主及一入浙江首站則屋宇倍增並
多點綴隨面飭三寶王亶望不應如此繁費殊非朕省方問俗之
意據奏係陳虞盛實心要好自捐養廉未便阻止彼時雖成事不
說而朕心實蹈躐不安會有御製駐浙江水營詩言其事比至杭

州則添設座落更多今據阿桂等查辦情形則是王燧陳虞盛竟藉辦差爲名肆意侵蝕外傳見長之巧陰逞貪縱之私且其平日必有朘剝民膏劣蹟以致天理昭彰因事敗露大約此事皆王賈望主張三寶竟無主見墮其術中所謂無能而可憫者也王賈望已於留眷在杭一事革職留工自效其辦差之有無染指俟阿桂審明自有定罪三寶見亦革去戴翎暫予從寬留任至富勒渾李質穎於王燧陳虞盛藉差貪冒之事雖然到任未久但不能查出參奏且於王賈望忘親越禮大節有虧竟視爲泛常恬不知怪實屬咎無可辭是以一併革去戴翎俟來京後另降諭旨至浙省科道於此等有乖名教不行糾劾及至傳詢又復設辭巧辨其處分原所應得但如三寶富勒渾李質穎身爲大臣尙且不知大義又何怪科道小臣耶是以並予從寬留任朕於諸臣功過權衡悉當

總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稍存成見如此案辦理原委不可不明
白宣示以爲中外大小臣工之戒所有御製詩著一併錄發 御
製駐浙江水營詩曰江南水營屋三閒已謂不富心踏踉浙江水
營倍過之點綴亭臺及花木爭強長此竟安窮今駐明發止一宿
未曾豫戒吾之過實不思及此豫督將求吾喜喜何曾益覺忤忤
增鞠恧○庚申諭李質穎著加恩賞給奉宸苑卿銜管理粵海關
監督事務卽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以劉戡爲安徽布政使調
慶玉爲湖北按察使李慶棻爲湖南按察使以秦承恩爲福建按
察使由延建
卽道遷○甲子諭工部侍郎楊魁著馳驛前往浙江專駐海
塘工所幫同閩浙總督陳輝祖辦理塘工事務○諭軍機大臣等
據阿桂等奏勘辦浙省改建石塘一摺內稱前請倣照條塊石塘
酌增工料加添丈尺以期施工易而成事速今遵旨悉心履勘通

盤籌酌修塊石塘究不如魚鱗石塘之堅固按工計料辦理魚鱗石塘二千二百四十丈工料腳價約估銀三十餘萬兩督率工員上緊趕辦計四十七年冬閒可以完工應如所奏辦理惟在實力妥爲以期久安黎庶已於摺內批示至所稱老鹽倉立字號至積字號二百餘丈不能釘椿處所應請仍留柴塘其餘一千五百丈用椿夯打至四箇半時辰打下一丈四五尺卽不能再打沙齧椿牢力能擎石或可一律築砌或應仍存其舊等語俟阿桂到京時面奏亦於摺內批示又據另摺奏稱椿架一副用夫十三名每日釘椿二根按例每椿一根銷銀五分承辦各員需幫貼銀七八錢不等查有浙省商捐銀二十萬兩一項除造船用銀約一萬兩尙餘銀十九萬兩懇請賞給海塘以爲釘椿夫役額外貼費毋庸造入報銷等語自應如此辦理不然此項何用至所請毋庸報銷之

處不報部可也總不奏明則不可亦於摺內詳晰批示此項商捐銀兩著卽賞給該處塘工交與陳輝祖嚴飭工員實力妥辦不許絲毫累民俾稱其值而民樂於從事敷其用而工易於告成方爲妥善且不特商捐一項卽王亶望等前請認罰銀兩及王燧陳虞盛等查抄之項均應歸入塘工項下實用實銷如有餘存屆期陳輝祖另行請旨再陳輝祖以總督兼巡撫事務繁多自不能常駐工所王亶望又係革職之人呼應不靈署工部侍郎楊魁久任江南於江浙情形熟悉著派往浙江專駐海塘工所幫同陳輝祖辦理海塘事務於公務較爲有益除明降諭旨外將此由六百里傳諭阿桂陳輝祖知之○乙丑 上啓鑾巡幸五臺山○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丙寅免順天保定等七府州屬逋賦○戊辰論文祿見在有疾著解任回京在刑部郎中上行走病痊日

另候簡用其直隸按察使員缺著耶若伊補授○己巳喀甯阿丁憂調雅德爲山西巡撫以諾穆親署河南巡撫○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喀甯阿丁憂已降旨令雅德調補山西巡撫諾穆親馳往豫省署理河南巡撫今思在京工部堂官無人見在止永貴一人兼署諾穆親著仍在京供職不必前往河南因思富勒渾李質穎於王直望留眷在杭及王燧陳虞盛藉差侵冒款蹟並不據實參奏實非尋常督撫失察僅止革職留任者可比是以革去戴翎令其來京候旨但念其究係到浙未久見在李質穎已加恩賞給三品卿銜辦理粵海關監督事務富勒渾並著加恩賞給三品頂帶授爲河南巡撫仍帶革職留任十年無過方准開復富勒渾卽由途次馳驛前往豫省接印任事後卽速赴五臺行在請訓其未滿年限之前吏部不得以兼銜奏請俟十年後再行請旨開復將

此速行傳諭知之○辛未 上詣 堯母陵 帝堯廟行禮

三月甲戌朔 上幸正定府閱兵○丙子諭凡內扎薩克王公台吉等係 太祖 太宗肇基之初各領屬人投誠著有勞績分別錫封王公扎薩克予以世襲罔替誥冊此內有初降之無品級小台吉等亦分賞給頭等二等台吉職銜並無世襲罔替字樣故缺出時該院照例奏請裁汰雖每次施恩均著各襲原職但恐年久事湮或照例裁減殊非朕體恤蒙古之意台吉均爲國初效力舊臣卽應令其世襲罔替但此內有康熙年間因功賞給職銜者若與國初有功台吉一例承襲未免無所區別著交理藩院嗣後辦理世襲等事將順治年間以前國初有軍功得授台吉子嗣襲奏承襲永著爲例以昭初降蒙古等之軍功其康熙年間以來奮勉效力所得職銜承襲之時仍由該院照例辦理著將此旨通行曉

諭內扎薩克六盟長等處知之○丁丑諭據福康安等奏己亥運正加八起京銅前經奏明務於四十五年內埽數開幫今加運二起正耗等銅九十四萬九百餘解已經運員張廷泰收清卽於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瀘開幫並飭將庚子頭運一起趕運齊足定於正月開幫等語所辦甚好已明降諭旨將福康安劉秉恬交部議敘其承辦各員著福康安等查明覆奏交部一體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據福康安等奏己亥加運二起正耗京銅已於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在瀘埽數開幫並飭將庚子頭運一起趕運齊足定於正月開幫等語所辦甚好已明降諭旨將福康安劉秉恬交部議敘並令查

明承辦各員一體議敘矣滇省運京銅斤歷經遞壓屢多遲誤李侍堯在滇年久竟不能督辦有效伊歷任封疆數十餘年素稱老成能事而福康安則尙係年輕初任朕方以李侍堯所能辦之事福康安尙有不能斷無福康安能辦而李侍堯轉不能辦理者今福康安到滇未及一載卽已將應運京銅埽數全清可見李侍堯在滇時志得意滿竟不認真公務專以妄自尊大婪索營私以致不能實力整頓所謂有慾則不能剛也伊係受恩最重之人何竟全無天良若此著留京辦事王大臣至刑部將朕此旨傳諭李侍堯並將福康安原摺發閱看伊如何登答之處卽行據實覆奏○辛巳 上駐蹕五臺山○甲申 上回鑾○辛卯諭今日回蹕至保定有尹嘉銓遣伊子至行在奏爲伊父請諡一摺已屬狂妄易名賜諡國家大典豈可妄求而又不親來乞恩本應交部治罪因

批諭念其爲父私情姑從寬免若再不安分家居則罪無可追及
次閱爲伊父請從祀 孔廟一摺更爲肆無忌憚愚而好自用矣
從祀宮牆非人品學問純粹無疵久經論定者孰敢輕議是以國
朝從祀寥寥甯缺無濫今尹嘉銓乃奏請欲爲湯斌范文程李光
地顧八代張伯行並請從祀而廁以伊父謬妄殊甚湯斌在 皇
祖時曾經侍讀理密親王乃不能盡心輔導以致理密親王縱欲
敗度終於廢黜於保傅之義有虧至范文程本係明季諸生臣事
我朝致身通顯雖非如洪承疇等身事兩朝可比然於純儒品節
不無遺議若李光地於耿逆時遣人齎送蠟丸告變外間傳有不
與陳夢雷一同列名之事於公論亦未允孚至顧八代不過通曉
繙譯滿漢文義居官循謹本無行誼過人之處又張伯行雖操守
廉潔亦人臣職分當然其參奏噶禮一案實因噶禮欲尋其釁勢

難兩立因先發以爲自全之計不得以其託名講學輕議入祀以
上諸臣皆朕素所深悉乃尹嘉銓以休致在籍人員不知安分妄
言無忌實屬從來未有之事甚至奏稱伊父尹會一蒙御製詩章
哀嘉稱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從祀等語尤爲狂吠罪不可追尹
會一從前經朕賜詩獎勵原藉以風示羣倫而伊於巡撫任內亦
僅循分供職後因不能勝任改用京員尙不能如湯斌等諸人可
比今尹嘉銓乃敢妄稱已在德行之科旣爲請諡復請從祀如此
喪心病狂毫無忌憚其視朕爲何如主耶且尹嘉銓託於行孝爲
此妄奏天下之人孰非人子乎使令皆爲其父求諡求入祀孔
廟亦可行乎否則爲不孝卽得罪仍託於爲父則朝政不至於大
紊乎此而不行治罪何以彰國憲而懲將來尹嘉銓著革去頂帶
拏交刑部治罪並將朕批示其兩摺發交大學士九卿閱看並通

諭中外知之○甲午設喀爾喀杜爾伯特交界地方鄂博○乙未

以黃檢爲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調達爾吉善爲直隸布政使以福

崧爲廣東布政使

由甘肅按察使遷

○丙申以福甯爲甘肅按察使

由平慶道

遷○庚子

上還京師

○辛丑陝甘總督勒爾謹奏據蘭州府循

化同知洪彬稟報廳屬撒拉回人蘇四十三等因爭立新教將

舊教回人殺傷數名臣隨委蘭州府知府楊士璣河州協副將新

柱前往查辦三月二十日據楊士璣稟報新柱與該府帶領兵役

前往循化十八日申刻行至白莊子被新教回匪千餘人將莊圍

住等語臣卽選派本標兵二百名帶同臬司福崧星夜往該處查

拏又奏途次據署河州知州周植稟報新教逆回於十八日晚將

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殺害等語臣飛調固原涼州甘州西甯肅

州五提鎮兵共二千名星速前往仍於見帶本標兵二百名外添

兵一千名

調三百名兼程馳赴相機剿捕並札令提督仁和前往會辦又據
河州署都司李奇稟報已派兵二百名交署守備袁尙仁帶往該
署都司見在看守城池諭軍機大臣等回人爭教細事何至因此
殺害大員其所爭立新教係由何處流傳向來有無此等名目是
否另有希圖搶劫別情勒爾謹摺內總未明晰聲敘將來獲犯時
均應逐細審究詳悉具奏不可絲毫隱飾至勒爾謹初派本標兵
二百名原屬過少其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前往查拏時辦理亦
未能妥協以致被賊殺害况知府副將係文武大員所帶官弁兵
役自復不少若因兵少不能抵禦被賊傷損者多以致知府副將
同時遇害自應據實奏聞朕必加之優卹若官弁不能督率兵役
奮力禦賊甚或兵役等畏怯先逃致領兵大員遇害則逃兵等均
應拏獲正法不可少存姑息著傳諭勒爾謹俟事定時遵照辦理

至所帶兵數前後幾及三千又札會提督仁和前往會辦仁和係曾經出兵打仗之人軍務頗爲熟悉勒爾謹當與之和衷速辦總以慎重明決爲要並諭仁和知之○王寅平定兩金川方略成御製序曰前平定金川實止受促浸一處之歸降後平定兩金川則並促浸拉兩處削平之而屯戍其地不讀前方略不知予之撫順宥過之寬惠不讀後方略不知予之保大經久之苦心兩金川之背恩奢望屢赦屢叛與夫不得已用兵之原委亦旣見之後告成太學之碑文矣茲方略成而司事者以序請從其請是贅言不從其請是闕體以書之有弁詞嚴體例也夫示之義方之謂方定之智略之謂略有方無略失之執有略無方失之隨二者相需殷而相得彰且方有隅之義而象地略有包之義而象天乾圓坤方陰靜陽動卽兵法實不出乎此要之本於敬而弗懈公而無私

泰而不驕勒而非躁然後能賞罰明而進退當緩急應而機宜合
運之九重之上示之絕域之遙忘憂不可掣肘益不可是必注精
神於董事之諸臣而念辛苦於衝鋒之策士嗚呼定方略豈易言
而成方略更難覩也今幸覩方略之成庶乎五年忘餐廢寢之勞
得以少慰而藉以解後世窮兵黷武之譏所謂伐逆不伐順伐險
不伐夷者或庶幾乎○勒爾謹奏臣行抵狄道州據兵丁李成得
報稱逆回男婦二千餘於二十一日二更時將河州守城兵殺死
擁入州城臣因所帶標兵僅五百名且狄道緊鄰河州若狄道有
失省城亦可虞因在州城屯紮俟前調兵到往勦諭軍機大臣等
此時勒爾謹帶兵無多自應持重堅守俟仁和並前調各兵陸續
到來一鼓擒滅方合機宜自不便輕易舉動至逆回本因爭立新
教致相仇殺今閱該督摺內所稱殺官抗拒占據州城之賊如係

新教首逆卽應明切曉諭舊教之人赦其互相爭殺之罪作爲前驅令其殺賊自效如此以賊攻賊伊等本係宿仇自必踴躍爭先既壯聲勢又省兵力而賊勢益分剿滅自易著勒爾謹與仁和相機妥辦至河州城池堅固有文武官弁兵丁守衛何至賊匪一擁而入將城占據其平日所爲守禦者何事所有該署都司及知州等應查明下落如因城池失守以一死塞責尙有可原如竟苟活潛逃卽當立正典刑以昭炯戒除另行傳諭西安提督馬彪帶兵二千名前往協同剿捕外並令西安甯夏將軍各豫備滿兵一千名如必須協濟該督卽一面飛調一面奏聞至健銳火器兩營尤爲勁旅見亦挑選豫備該督與仁和務須和衷協力安速辦理○癸卯命阿桂馳往甘肅調度剿賊機宜

夏四月甲辰朔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畢沅奏逆回進逼蘭州焚燒

關廂省城眼前失事已飛札文綬等調兵會剿復札富勒渾雅德
調河南山西兵前赴西安聽調並懇迅發京兵派熟悉軍務大臣
帶領前往等語昨已傳諭阿桂令其由河南星赴甘肅今逆回如
此猖獗阿桂應卽迅速遣行見派尙書和珅額駙拉旺多爾濟領
侍衛內大臣海蘭察護軍統領額森特馳驛前往甘肅並派巴圖
魯侍衛帶健銳營兵二千名火器營兵二千名卽日分起迅速前
往如和珅等先到甘肅卽行調遣辦理俟阿桂到彼時卽交阿桂
接辦和珅仍回京供職○乙巳諭農起著賞戴花翎馳驛前赴甘
肅辦理軍需李侍堯著加恩免罪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戴花翎與
副都統黃檢一體馳驛前往並著和珅傳諭黃檢卽由保定前往
不必來京○諭據王廷贊奏報賊匪直抵蘭城困守兩晝夜等語
伊係文臣能如此固守若再待數日援兵一至卽可保全城池是

卽王廷贊之功深爲可嘉又奏稱賊人索取馬明心王廷贊許令城上一見後卽行正法旣安賊匪之心又將賊首正法辦理甚合機宜王廷贊著賞戴花翎並賞御用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交與伍彌泰等遣人齎賞王廷贊並傳旨嘉獎和珅接到此旨時亦卽催伍彌泰馬彪所帶之兵迅速行走並將王廷贊能固守省城先除賊首之處明晰獎諭至此次爲王廷贊齎出城之人亦屬能事可嘉並著伍彌泰等查明重賞以示鼓勵○丁未以費淳爲山西按察使

由冀甯道遷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逆回傷害職官占據

河州一案總係勒爾謹平日不能豫爲覺察以致養癰貽患及事發後又不詳查起釁根由確實陳奏事完之日阿桂和珅必須徹底根究實在如何貽誤之處不得稍涉含糊再王廷贊所奏安定縣回民馬明心係新教之主則其人實爲此案首犯但究係何時

拏獲如何審辦勒爾謹從前並未陳奏殊不可解至此等回匪將來辦理時凡隨同逞兇肆逆搶占河州圖逼省城者均應剿洗不得稍有姑息使鄰近番人知所畏懼此爲綏靖邊方起見不得不如此辦理至賊匪人數據勒爾謹原奏連婦女不過二千人而王廷贊奏稱圍蘭州時有三千人蓋伊身在圍城未免爲羣言淆惑其實逆賊既占河州必不肯捨棄自必留人占守甚或分其黨羽侵犯狄道亦未可定焉得復有三千餘賊圍逼省城此或賊人所過地方脅迫良民爲之先驅將來執訊時不可不分別辦理此皆阿桂和坤到省時應行留心酌辦之事著卽先行傳諭令其存記遵照妥辦○己酉諭據勒爾謹仁和奏署西甯鎮總兵貢楚達爾帶領漢土官兵由循化一帶截賊人歸路收復河州擒獲逆回蘇四十三弟姪並殲斃要犯婦女多人隨准涼州總兵德甯城守尉

額爾恆額固原鎮總兵圖欽保分路帶兵並有莊浪土司魯璠帶領土兵陸續前抵蘭州仁和當卽令德甯額爾恆額一面把守橋口一面直渡黃河並經打仗二次官兵奮勇殺賊甚多圖欽保並親行殺賊四人見已將逆匪擊退上山卽日可期剿滅等語此次仁和等會剿逆賊奮勇出力均屬可嘉仁和圖欽保德甯額爾恆額貢楚達爾均著交部從優議敘並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額爾恆額並著賞戴花翎德甯貢楚達爾如未經賞戴著一體賞給戴用遊擊祥保瑚松阿璣擒賊犯亦屬能事均著交部從優議敘土司魯璠亦勇往可嘉著加一等賞給職銜並賞戴花翎以示獎勵至畢沅在陝西境內聞有甘省逆賊滋事卽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殊屬可嘉之至著賞給一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敘並賞給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布政

使王廷贊於逆賊圍逼省城時能悉力守禦且將新教首犯馬明
心先行諭示賊眾復卽正法辦理實合機宜業經賞給荷包花翎
著加恩賞一品頂帶仍交部從優議敘至此事係勒爾謹從前經
理不善以至養癰貽害其咎原無可辭但伊見在辦理收復河州
及會剿逆回尙屬迅速妥協統俟事畢後再行覈其功過另降諭
旨其陣亡都司王宗龍甚屬可憫所有應得賞卹該部照例議給
其陣亡受傷滿漢官兵及土兵等均俟查明從優議卹○丁巳勒
爾謹仁和馬彪奏臣等先後抵蘭打仗數次賊據南山各路官兵
一二日內均可齊集定期初八日進兵圍剿至逆回起釁根由緣
撒拉爾俗習回教新教欲另立門戶令舊教順從舊教不服互相
爭殺見在所謂循化土兵卽係舊教番回臣勒爾謹前在狄道與
臬司福崧詳加籌酌密飭循化文武各員妥爲駕馭俾其奮勇出

力以公報私得旨本日勒爾謹奏新舊教情形始略有端緒至今兩教互相攻殺以破其勢朕於事發之初卽早經降旨今勒爾謹稱前在狄道與福崧商酌令舊教土兵奮勇出力以公報私所辦尙是但勒爾謹未必能見及此或出自福崧之贊畫至賊人占踞山梁多至十數日何從得有口食且大兵旣經各路堵截又往何處搶掠俱著查明覆奏總之此案起釁實在情形勒爾謹如何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其被擾之地方應如何加恩務須徹底詳查逐一妥辦具奏請旨至所稱各屬官兵將次到蘭定期於初八日進兵擒剿賊匪自應如此迅速辦理朕盼望滅賊之信甚切該督務須速行具奏不得仍前遲緩致塵懸注○庚申諭尹嘉銓由落第舉人用爲部屬洊歷藩司內擢京卿因其年老無用准予原品休致伊父子兩世受恩理應感激安靜居鄉以終天年乃今春行在

竟敢令伊子齋摺爲伊父尹會一請諡又不親來乞恩卽應治罪
因念其爲父私情姑從寬免已於摺內批諭及披閱次摺又爲其
父請祀孔廟則更肆無忌憚罪不可逭因降旨將伊等交刑部
治罪並查伊家有無狂悖不法字蹟隨據英廉袁守侗於伊京寓
及本籍查伊所著各書則其中狂妄悖謬之處不可枚舉而其尤
甚者如朋黨爲自古大患我皇考世宗憲皇帝御製朋黨論爲
世道人心計明切訓諭乃尹嘉銓竟有朋黨之說起而父師之教
衰君亦安能獨尊於上哉之語古來以講學爲名致開朋黨之漸
如明季東林諸人講學以致國是日非可爲鑒戒乃尹嘉銓反以
朋黨爲是顛倒是非顯悖聖製誠不知是何肺腸且其書又有
爲帝者師之句則竟儼然以師傅自居無論君臣大義不應如此
妄語卽以學問而論內外臣工各有公論尹嘉銓能爲朕師傅否

昔韓愈尙言自度若世無孔子不應在弟子之列尹嘉銓將以朕
爲何如主耶又其書有名臣言行錄一編將本朝大臣如高士奇
高其位蔣廷錫鄧爾泰張廷玉史貽直等悉行臚列無論此諸臣
居心行事不能及古名臣且以本朝之人標榜當代人物將來伊
等子孫恩怨卽從此起門戶亦且漸開所關朝常世教均非淺鮮
卽伊託言倣照朱子名臣言行錄朱子所處當宋朝南渡式微且
又在下位其所評騭尙皆公當今尹嘉銓乃欲於國家全盛之時
逞其私臆妄生議論變亂是非實爲莠言亂政又尹嘉銓在山東
藩司任內面求賞戴花翎且敢於朕前肖述伊妻言狀稱不得賞
卽無顏相見等語彼時伊毫不知恥而朕之深鄙其人實從此始
也然尙欲全伊顏面從未宣示廷臣昨日廷訊伊仍自述不愧此
種行徑豈講學者所宜爲耶至其託言夢中神人告以係孟子後

身當傳孔子之道又朕御製古稀說頒示中外而伊竟自號古稀老人且欲娶年逾五十之處女爲妾所行種種乖謬出於情理之外其他狂悖誕妄見於所著各書者尙不一而足正所謂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爲聖人所必誅者伊從前經朕屢次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終其餘年倖逃法網乃惡積罪盈自行敗露此實天理昭彰可爲天下盜竊虛名妄行異議者之戒連日命大學士九卿等公同反復研鞫奏請加刑訊問朕尙未允行將伊書內狂悖各條復加親訊伊俯首伏罪自認爲欺世盜名之小人懇求立寘重典以彰國法等語經大學士等按律定擬奏請凌遲處死家屬緣坐覈其情罪卽予磔誅亦所應得當此光天化日之下此種敗類自斷不可復留尹嘉銓著加恩免其凌遲之罪改爲處絞立決其家屬一併加恩免其緣坐此朕爲世道人心起見不得不明示

創懲以昭炯鑒凡內外大小臣工天下讀書士子均當洗心滌慮
各加敬惕引以爲戒若再有如尹嘉銓之狂悖不法一經發覺斷
不能復邀尹嘉銓之末減也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辛酉諭尹嘉
銓所著各書內稱大學士協辦大學士爲相國夫宰相之名自明
洪武時已廢而不設其後置大學士我朝亦相沿不改然其職僅
票擬承旨非如古所謂秉鈞執政之宰相也况我朝 列聖相承

乾綱獨攬百數十年以來大學士中豈無一二行私者然總未至
擅權帆法能移主柄也大學士之於宰相雖殊其名而其職自在
如明季嚴嵩豈非大學士而其時朝政不綱竊弄威福至今稱爲
奸相可見政柄之屬與不屬不繫乎宰相大學士之名在爲人君
者之能理政與否耳爲人君者果能太阿在握威柄不移則備位
綸扉不過委蛇奉職領袖班聯如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 皇考

世宗憲皇帝暨朕躬臨御四十六年以來無時不以敬 天愛民勤政爲念復於何事藉爲大學士者之參贊乎卽如傅恆任大學士最久亦僅以懃忱勤職自效今伊身後十餘年朕於庶務豈致廢而不理乎昔程子云天下之治亂繫宰相此止可就彼時朝政闕穴者而言若以國家治亂專倚宰相則爲之君者不幾如木偶旒綴乎且用宰相者非人君其誰爲之使爲人君者深居高處以天下之治亂付之宰相大不可也使爲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亂爲己任目無其君此尤大不可也至協辦大學士職本尙書不過如御史裏行學士裏行之類獻諛者亦稱之爲相國獻諛者已可深鄙而身爲協辦者亦儼然以相國自居不更可嗤乎從前傅恆於乾隆十三年扈從東巡因行在令其暫攝協辦事務其時直隸布政使辰垣遂以大學士稱之伊深以爲愧如此庶爲知恥識

大體之人而此外諸臣恐未必皆然矣乃尹嘉銓槩稱爲相國意在諛媚而陰邀稱譽其心實不可問至名臣之稱必其勲業能安社稷方爲無愧然社稷待名臣而安之已非國家之福况歷觀前代忠良屈指可數而奸佞則接踵不絕可見名臣之不易得矣朕以爲本朝紀綱整肅無名臣亦無奸臣何則乾綱在上不致朝廷有名臣奸臣亦社稷之福耳乃尹嘉銓竟敢標列本朝名臣言行錄妄爲臚列謬著品評若不明闡其非則將來流而爲標榜甚而爲門戶爲朋黨豈不爲國家之害清流之禍乎總之人君果能敬天愛民勤政自能庶事惟和百工熙載否則雖有賢相亦何裨政事我國家世世子孫能以朕心爲心整綱維而勤宵旰庶幾永凝 庥命垂裕萬年所謂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可弗懷歟將此申諭中外知之○諭昨閱尹嘉銓自著年譜載其在大理寺卿任

內與刑部籤商緩決一條夫明刑所以弼教準律定罪或輕或重
執法者惟當斟酌平允不得意爲軒輊俾犯者輸情服罪無可市
恩亦無所歸怨至問刑衙門內而法司外而地方官遇有案件自
應悉心研究彼此講論務使情眞罪當卽司官之於堂官州縣之
於府府之於臬臬司之於督撫凡有寬嚴不中之處皆許其據案
直陳若上官意涉偏私有乖允當司員等所爭果是原可不隨同
畫押或竟自行陳奏朕方將嘉其持正不阿卽外吏亦准其直揭
部科秉公定議要之皆爲公事起見不得少涉私心也夫從寬從
嚴視其人之自取而寬之嚴之均無所容心於其閒若議獄者不
求其平固不可而求其平之後與己原無涉也有心求平甚至自
記是出於市恩沽譽之私其可乎若朕亦欲博寬大之名將秋審
情實人犯全予免勾其爲陰德豈不更大而使國家刑章憲典竟

成虛設有是理乎昔傷不疑每錄囚還其母輒問平反幾何人歐陽修文亦載其母述其父之言謂求生不得則死者與我無憾此雖婦人之見然就其所言亦止爲辨明冤枉者言之耳非謂弗冤枉者槩當從輕縱也若如尹嘉銓所載是自博寬之名而歸過他人且以所辦公事退而私自記載以冀無識之徒妄爲稱譽其心尙可問乎朕矜愍庶獄惟期大中至正雖匹夫匹婦之細亦必確覈案情折衷至當若徒以姑息爲念致失情法之平乖止辟之義朕不爲也因尹嘉銓欺世盜名妄行記載一事明切宣諭內外問刑衙門將朕此旨各錄一通懸之公署觸目儆心共矢詳慎以臻協中之治其懷道毋忽○戊辰諭向來殿試新進士有至次早始行交卷者雖伊等草茅新進對揚之始未免矜持但考試給燭最滋弊竇至於連宵達旦則更長人倦防閑更未能周且朝考例作

四題尙不過日入完場而殿試對策一道窮日之力寫作已可從容何必焚膏繼晷始得成章乎况殿廷重地尤宜謹慎嗣後殿試交卷至遲亦以日入爲度不得仍准給燭其不能完卷者仍准列入三甲末士子等各宜自勉以副朕剔弊選才之至意○賜錢棨等一百六十九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己巳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閱和珅等所奏抵蘭後剿賊情形一摺是此半月有餘勒爾謹等之遷延觀望果不出朕之所料此事本勒爾謹辦理新舊教不善所致又平日不能實力訓練綠營兵丁以致臨事懦怯不能得用且勒爾謹安坐省署以致伍彌泰等皆逡巡推諉俾賊匪得延殘喘未能卽時擒滅其罪甚大况綠營兵旣見賊卽慌勢難望其得力勒爾謹等若早行奏明則派往滿兵此時亦可早抵蘭州奮同攻剿賊事豈不更速乃又以賊匪不難殲滅飾詞具奏並請停

止京兵朕亦誤聽總之自始至今錯中有錯實亦憤懣今和珅等既打仗一次賊人因竄入窟穴死守此時惟有迅速籌辦以期剿滅淨盡又和珅奏稱老教土司韓煜甚屬奮勉並受有石傷請照土司魯璠之例酌量加恩該土司如此奮勉協力甚屬可嘉伊係四品職銜著加恩賞給三品頂帶並賞戴花翎加賞大段二匹以示鼓勵又諭本日據和珅等奏十八日督率官兵進剿逆匪殲斃百餘人逆賊竄入山洞土窟死守見在相機籌辦投捕事宜但綠營員弁官兵不能得力請派侍衛護軍等三十員名馳往帶兵剿捕等語已諭令侍衛等迅速馳赴並添派乾清門侍衛彰甯那木扎一同馳往均於今日起程晝夜星馳著傳諭沿途各督撫即將馬匹等項妥速豫備俾伊等到站卽行迅速過進毋得稍有遲誤

○庚午諭甘肅逆匪蘇四十三等肆擾不法一案係因爭立新教

舊教不從致被殺害起釁若地方官早爲嚴明料理其事當早已完結乃勒爾謹料理不善以致養癰貽患從未奏聞此事其罪已無可辭及事發之後卽當迅速妥辦以贖前愆乃朕已簡派八旗勁旅啓程前往並就近酌調阿拉善兵協剿而勒爾謹轉一味含糊且以半月之內卽可殲滅飾詞具奏致京兵等均各撤回今賊匪竄匿蘭州城外山梁幾及月餘雖節次剿捕賊匪窮蹙待斃已如釜底遊魂而見在尙未淨盡殲戮致稽時日且調往將軍提鎮等在城外督兵剿賊而勒爾謹竟安居城內衙署僅委道員駐紮城外視爲與己無涉以致眾相觀望坐失事機殊不可解朕初意本以逆匪滋事時轉不便輕易地方大吏今勒爾謹如此辦理錯謬其罪甚大難以姑容著阿桂和珅傳旨將勒爾謹革職拏交刑部治罪並派安幹章京押解送部目今卽擒剿賊匪淨盡而善後

之事正資料理因思李侍堯雖以重簪不飭獲罪而其才實能理
繁治劇陝甘總督員缺著李侍堯以三品頂帶馳驛前往管理李
侍堯未到之先著阿桂暫行兼管此朕用人苦衷中外宜共諒之
○諭軍機大臣等見在賊匪雖已窮極待斃但當迅速殲滅淨盡
不可再稽時日因思阿桂於督兵勦捕之事經歷已多卽海蘭察
額森特等皆曾在其手下呼應較靈是以從前原令和珅與阿桂
相見三日後將欽差關防交阿桂接受辦理並命和珅卽行回京
嗣因阿桂身有瘡疾行程不能迅速是以令和珅先行馳往今阿
桂亦已行抵蘭州所有一切應辦事務俱著阿桂督辦阿桂奉到
此旨卽傳諭和珅令其遵旨回京毋稍稽遲前往熱河也○壬
申諭阿桂等奏查明守城打仗出力人員一摺內稱道員圖薩布
永慶捐貲雇夫親身督率晝夜防禦永慶並爲賊人槍子擊落帽

頂屹然不動又副將策卜坦同王廷贊竭力守城佐領吉爾占親安礮位點放擊死賊眾數十人又烏嚕木齊協領舒成佐領扎蘭布托林保於過蘭州時聞有信息情願隨同守禦打仗甚屬勇往等語圖薩布永慶策卜坦吉爾占舒成扎蘭布托林保均能奮勇宣力不愧滿洲甚屬可嘉著賞戴花翎仍交部從優議敘此外隨同出力之富甯阿等均照阿桂等所奏於事竣後分別題補交部議敘○諭王廷贊著來京陛見甘肅布政使員缺著福崧調補○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所奏同王廷贊守城之道員等請酌量加恩見已明降諭旨但此事王廷贊始終並未奏及在伊被困時所發之摺或因倉卒未得詳敘及賊人已退奉到恩旨後自當以眾人協同出力而伊一人受恩於心有所不安據實陳請否則亦應將此情稟知勒爾謹代爲陳奏方足以鼓勵眾心而王廷贊默無

一言竟爾一人獨攘其功實屬非是而勒爾謹回省城亦竟無一言問及當問伊無暇問及者所辦何事且阿桂等奏王廷贊病體初愈精力亦疲恐不能料理周到而升任臬司福崧甚能出力莫若竟以福崧轉補於事有益見已降旨將福崧調補甘肅藩司王廷贊來京陛見藩司爲通省大員見勒爾謹如此錯誤而伊竟隨同觀望遷延誤事如此行爲恐亦尙有不可信之事且逆回滋事總督之下卽係藩司王廷贊亦豈能辭咎著傳諭阿桂將王廷贊在任所辦諸事詳細確查如有應參奏者卽據實參奏○阿桂和珅奏臣等未到蘭州聞西南關外賊匪任意往來臣阿桂抵省查各路調到官兵因無總辦之人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且綠營兵丁因從前賊勢猖獗時零星打仗傷亡實多見在申明軍律激勵戎行派兵自西關外從河岸迤南至山梁安設卡柵彼此

接應又於山包上紮一大營照料各卡斷絕賊匪來路令海蘭察
額森特明亮總統各營臣察看賊人所占山梁雖不甚高而坡塹
陡險路徑一綫可通必須魚貫而上因飛咨四川總督文綬速飭
維州協副將李天佑揀選曾經出師金川之屯練並安插降番等
兵共一千名兼程遄進以備上山打仗又思賊人搶掠馬騾甚多
將來鋌而走險乘騎竄逸此處兵丁能騎馬追趕殺賊者竟不能
得復行文阿拉善王羅布藏多爾濟於該遊牧內擇其近蘭州者
揀派七百或五百名帶赴甘省以備追捕查賊匪自據河州及焚
燒省城關廂後民間財物糧食並馬騾牛驢搶掠一空足敷口食
所用火藥則已裁河州鎮營舊貯原多盡爲賊有是以負固死守
且習於戰鬪併命抗拒容俟熟籌勦捕機宜剋期進兵得旨逆匪
起事以來實在情形直至披閱此次奏函方始詳悉端委甚曾憤

蒞亦因此而略慰至阿桂等見在籌辦各事宜皆朕早降諭旨逐一查詢者何以從前勒爾謹全未奏及今摺內所稱該處因無總辦之人諸事渙散又各營零星散處聲勢既不聯絡紀律又不嚴整不能使賊人望而生畏等語可見眾人袖手觀望毫無料理光景不出朕之所料勒爾謹身為總督因辦理不善致釀事端及自秋道回至蘭州見賊已擊退上山竟謂半月可以完竣而伊安坐城中衙署一切毫無籌辦且將各路已調之兵全行停止俾賊眾得以遷延時日勒爾謹之罪尚可赦乎又阿桂等奏賊人皆習於戰鬪倂命抗拒賊於何處曾習戰鬪而竟不奏聞勒爾謹之罪更大甚之未經揣量賊勢之多寡強弱兵丁陸續到來不俟力齊卽催令零星打仗以致節次傷亡實多愈形畏怯兼之兵不顧將將不顧兵一遇賊匪惶遽退回太覺不成事體若京兵不令中途停

止則此時頭起已到卽所謂四川兵阿拉善兵亦已可抵蘭州乃勒爾謹輒以半月之內定能剿滅奏請撤回是勒爾謹之貽誤軍機尤爲罪在不赦今阿桂復檄調川兵一千及阿拉善兵自不得不如此辦理就見在情形而論阿桂一人儘足料理和珅不必同辦卽遵前旨回京毋稍遲延也看來阿桂於滅賊大段情形俱有節制想賊人不久卽可擒滅且官兵設卡安營賊不能復出肆掠卽從前所據之口食富足亦豈能支數月且賊人馬匹旣多困守一山草料亦易匱乏卽使宰馬爲食亦必不能支持半載阿桂惟當振作士氣俟兵力齊集剋期進剿一鼓殲滅以副朕懷○以鄭源璿爲廣東布政使

山河南按察使遷

五月癸酉朔以王站住爲河南按察使

由浙江糧道遷

○乙亥諭昨因查

抄勒爾謹家產其家人曹祿名下抄出銀一萬數千兩並有金器

等物因令軍機大臣提訊雖據該犯供稱俱係歷年在伊主任上所積門包營運生息並無別項招搖誑騙情事等語所供係一面之詞未可盡信除傳諭阿桂就近查詢外但卽以門包而論亦係陋習相沿不可不力爲飭禁督撫等養廉優厚贍身家之外一切延請幕友賞給家人等項甚屬寬裕何得在聽家人向屬員恣索門禮况督撫家人旣向屬員索取門包則司道府廳等家人勢必尤而效之以州縣官供給各上司門包力有不支勢必取之百姓如此層層剝削於吏治民生大有關係且督撫原係封鎖衙門一應親族奴僕俱例禁出入與屬員接見是以設有中軍及巡捕等官以供稽查傳稟今伊等乃仍令家人傳事以致積收門包盈千累萬所謂封鎖者安在如李侍堯勒爾謹俱經敗露而此外督撫諒俱不免特未經發覺耳若不明示禁革流弊恐無所底止卽奏

事處向有收受督撫隨封銀兩此係舊時規例相沿至今但伊等爲朕所管教若不一體裁減督撫轉有所藉口著通諭各督撫嗣後奏事處隨封銀兩俱照向例裁減一半卽向得雙分者亦止許得半分其督撫至道府縣不許收受屬員門包各督撫傳事稟話交中軍巡捕等官傳稟不許另設立管門家人致滋弊竇仍令各傳知所屬官吏一體遵照毋許一人送給再將此旨各錄一通懸之督撫署門並著於年終彙奏一次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參奏或於別事發覺則該督撫欺飾之罪不輕毋謂朕教之不早也將此通諭知之○丁丑阿桂等奏撒拉爾回民分爲十二工每工各有掌教韓哈濟係總掌教乾隆二十六年與賀麻六平同在章哈寺念經不和賀麻六平另造禮拜寺三座韓哈濟稟知循化廳斷令仍歸一處賀麻六平轉以韓哈濟串通馬國寶斂

錢或眾誘人入教等情赴臬司控告而韓哈濟又訴稱二十七年馬明心夥同楊回子夥人撒拉爾與賀麻六乎馬索南韓哈勺等妄言禍福煽惑愚民經地方官訪明將馬明心等逐出撒拉爾詎賀麻六乎等又以在章哈寺牆壁畫門爲圖妖言顯聖搖頭念經跳舞等因在臬司衙門具呈嗣經審明誣告照例擬罪並議該犯等教既有異同飭令撒拉爾十二工各舉一人充當掌教其新寺三座分開禮拜以杜爭端咨部完結此新教流傳與舊教互相仇殺緣由也至蘇四十三卽係賀麻六乎一黨撒拉爾止此一種多穿白褐剪短髮辮營中並無此類食糧之人其在循化河州充當衙役者閒或有之本年三月內舊教回民韓哈拉勿等以蘇四十三請來安定教師馬明心韓二箇等另立新教因伊叔韓哈戶長不從互相仇殺共殺老教四十餘人等情在總督衙門控告當派

知府楊士璣副將新柱前往查拏蘇四十三約會新教之人帶鳥槍器械將楊士璣新柱戕害其時勒爾謹審出馬明心傳教滋事飭安定縣黃道貺將馬明心拏獲解省此蘇四十三起釁滋事情形也查馬明心於二十七年逐回原籍後潛來撒拉爾傳經惑眾地方官並不查究致釀事端至兩教互相仇殺之後舊教至省控告時勒爾謹並不查明強弱眾寡情形卽派副將帶兵前往激而生變實勒爾謹辦理不善所致再見獲逆犯馬復才各供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均係馬明心新教徒弟爲蘇四十三紮筏渡河及蘇四十三分遣賊匪往安定會甯一帶求救見在盤獲奸細馬應高供亦相同均已分遣弁兵各處防範得旨此案起釁釀毒已久若勒爾謹早爲嚴切辦理何至構成事端乃伊竟毫無措置以致誤事不小實斷不可復留至新教逆回如此肆擾實爲罪大惡

極不可不嚴斷根株如所稱洪濟橋唐家川六處回子素與馬明
心蘇四十三潛通且紮筏渡賊匪過河尤爲罪不容誅此事應於
剿賊事平後趁兵威嚴整之時痛加懲治以儆兇頑不可姑息了
事此皆阿桂在彼應督辦之事其餘地方善後各事宜不妨交李
侍堯辦理其拏獲之馬復才等及從前已獲各犯卽派員先行解
京至朕爲此次逆匪之案日夜焦勞籌計於數千里外阿桂須仰
體朕懷悉心督辦隨時奏聞以慰廑念○戊寅諭各省督撫管門
家人有向屬員需索門包陋習而司道以下家人亦相率效尤積
弊相沿不可不力爲飭禁業經明降諭旨令各督撫嚴行禁止並
著於年終彙奏一次近又聞各省上司留待屬員飯食有押席銀
兩一項更不應有此等陋習其事尤可鄙笑直隸自高斌罷之之
後方無此事可知各省爲督撫者欺朕卽位初政未查及此遂漸

無忌憚今亦不追問矣督撫等養廉優厚用度寬餘卽司道府廳等官所得分例亦不爲薄乃旣聽家人索取門包而又收受屬員押席銀兩此必督撫先開其端以致上行下效甚屬無恥實非整飭官方之道況上司屬員宴會本干例禁若藉此爲婪取屬員之地尤大不可此在巧於逢迎者必欣然樂就而無力者或轉以爲苦甚至力有不支取資百姓則更於吏治民生大有關繫自應一體嚴禁著再通飭各省督撫務率屬員一體遵照裁革俱入於年終彙奏如有陽奉陰違仍蹈故轍或經科道參奏或於別事發覺亦惟該督撫是問○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等奏查明甘肅逆回新舊教起釁仇殺緣由一摺此等逆回在該處煽惑愚人妄言禍福甚至設立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以致無知回民被此愚惑入教指揮聽令見在逆回蘇四十三等卽其餘黨竟敢率眾抗拒

官兵總由當日養癰貽患而致者李侍堯於辦理撒拉爾善後事宜內將總掌教名目不動聲色令其裁去並各省有無似此等回教名目者亦各一體妥爲裁革至韓哈濟興賀麻六平等爭教互訐非尋常案犯可比自當據實奏聞按律嚴辦以示懲儆乃當日該督撫僅以咨部完結刑部亦照咨率覆或入於彙奏朕實不知均屬錯誤嗣後各省督撫遇有此等邪教爭控聚眾念經之案卽應親提案犯嚴審從重究擬據實具奏以淨根株不得顛預了事率行咨部完結致復蔓延滋事刑部堂官遇有此等外省咨結之案亦卽據實特奏從重定擬不得咨覆完案至邪教案內凡有發遣之犯不得發往奉天吉林及新疆等處將邪教復行煽惑民人被其愚誘將此傳諭李侍堯及各督撫一體遵照○以呂爾昌爲安徽按察使

由山東濟東泰武臨道遷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向來甘省藩庫

收捐監生原因該處出產米穀較少不得不有藉捐輸以資裒益近年以來該處收捐糧石各州縣倉廩當已充足況行之日久其中轉不免弊竇地方官既經收捐監穀其幕友家人等或竟視爲利藪因緣滋弊不可不防其漸見阿桂在甘省辦理勦洗逆回諸事於該處地方利弊自當隨時體察李侍堯又新任陝甘總督監糧一事本非其所承辦自應無所迴護而地方因革事宜到任後亦當悉心體察據實奏聞况伊身獲重譴經朕加恩錄用諸事尤宜實心查辦以贖前愆更不當稍有瞻徇著傳諭阿桂會同李侍堯將該省收捐監糧有無情弊及應否停止之處據實奏聞候朕降旨○諭阿桂奏王廷贊於三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令調到綠營兵節次打仗損折甚多亦係出於無奈尙屬過之小者至其將馬明心之子及壻放令出城予賊此則不是甚大其罪實在於

此伊於逆賊逼犯省城時既將馬明心提出示賊卽行正法何以又將其子壻放給藩司大員豈可損威失體若此阿桂和珅於此等辦理錯謬之事何不早行奏及王廷贊見有交代之事尙未能卽行起程並著阿桂先行面詢據實覆奏○己丑諭軍機大臣等據袁守侗奏吳橋縣報民人許進才妻張氏因借給鄰婦鐵鉤起釁被伊夫毆打情極手向上抓冀圖掙起適伊翁許成平走來拉拉勸張氏黑暗之中誤將伊翁腎囊抓傷詎許成平傷重側跌倒地磕傷右腮朕移時殞命將許張氏依妻毆夫之父母致死者律凌遲處死一案朕再三詳閱情節殊未真確當許進才毆打伊妻時正值三月天氣尙寒北方鄉民二三月時尙多穿厚絮棉袴驟難抓透况許張氏旣被許進才摔地毆打伊翁卽欲勸救自應將許進才拉開不應轉拉張氏張氏被毆之際卽情極誤抓亦何至抓

透棉袴傷重移時殞命許成平彼時是否下體裸赤抑或尙穿棉袴摺內亦未聲明看來必有別故或竟係許成平有逼姦伊媳之事致被伊媳拒姦抵傷伊妻邢氏及子許進才或因許成平顏面攸關遂爾隱匿飾供此亦情理所有但愚民無知止欲爲許成平開脫遂令許張氏罪陷淩遲司讞者復不爲之細心推究致令節婦含冤莫白則大不可見已面諭刑部堂官將此情節議駁仍傳諭袁守侗親提此案人犯照依所供各情再行研訊朕於庶獄無不悉心詳究不肯使匹夫匹婦稍有枉抑袁守侗曾任刑部堂官臬司郎若伊又係刑部能事司員自應仰體朕意共矢詳慎何以於此等緊要情節俱未虛衷推究遽爾率行定擬耶○辛卯諭凡以清字緝寫地方城邑當明白分別繕寫查山海關外盛京吉林黑龍江所屬地方乃我大清發祥開基之地大半皆有清語卽金

錦二州漢字之意一緡爲鍾音州一緡爲愛辛州遼陽州緡爲遼
哈安圖方合本意著軍機大臣等詳查山海關外府州縣無清語
者俱取地方之意緡妥候朕閱定再行通諭遵行如克音等處無
州縣字樣者印信仍增鐫以州縣字樣○癸巳諭密雲縣石匣
龍神屢昭靈應宜加封號以答 神庥著內閣會同禮部卽行敬
謹照例辦理尋封爲 昭靈廣濟龍神○諭富綱著來京陛見所
有福建巡撫事務著楊魁前往暫行署理富綱俟楊魁到後再行
來京○丙申諭軍機大臣等前王廷贊有奏繳積存廉俸銀四萬
兩以資兵餉一摺因思王廷贊僅任甘肅藩司何以家計充裕甘
省地方本爲瘠薄而藩司何以僉稱美缺若云有營私貪贖之事
何以王廷贊在任多年並無聲名不好之處卽從前王直望在甘
省藩司任內亦未必竟敢勒索屬員以肥己橐但王直望於捐辦

浙省海塘工程案內竟捐銀至五千兩之多伊在浙未久其坐擁厚貲當卽甘省任內所得因思甘省收捐監糧其中必有私收折色多得平餘情弊且聞向來監糧係各州縣分收而近來則全歸省城卽使多收折色平餘而在部捐者亦未嘗不收平餘若甘省所收平餘較多則捐監者自不樂從何又紛紛向甘肅還省捐監並稱較部捐便宜其故實不可解若云該省監糧實係收納本色又何能多得盈餘其中情節總未能深悉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卽將王廷贊因何家道充餘是否卽於捐監一事有染指情弊或別有巧取之處嚴密訪查據實覆奏不可稍涉瞻徇

閏五月癸卯諭本日大學士九卿等會奏定擬勒爾謹情罪一案勒爾謹於逆回爭立新教從未奏聞辦理以致養癰貽患又不能相度機宜速行剷滅擬以斬決自屬咎所應得但其平日居官尙

無貪黷枉法款蹟卽辦理此案含糊觀望坐失事機實伊庸弱無能所致而朕委以封疆重任不及早覺察易置實不能不引爲己過勒爾謹著從寬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丙午熱河志成

御製序曰爲各省之志書易爲熱河之志書難彼其以漢人書內地事且各府州縣本有晉乘楚檣杞耆而輯之其易也不待燭照數計而龜卜之也熱河之志則以關外荒略非內地而遼金元之史成於漢人之手所謂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然故曰難夫遼金元非若唐宋之興於內地而據有之也又其臣雖有漢人通文墨者非若唐宋之始終一心於其主語言有所不解風尙有所不合且遼金元皆立國不久旋即遜出則所紀載欲其得中得實蓋亦難矣夫遼金元之史紀內地而欲其得中得實尙且難之況紀邊關以外荒略之地乎其不能得中得實亦益明矣當今之時熱

河之志不可不成者則以本朝荷 天之寵百有餘年累洽重熙
漢人已數世被覆載生育其語言風尚薰陶漸漬不可以遠金元
之漢臣例之亦理之必然况我 皇祖建山莊於此地非爲一己
豫游實貽萬世之締構而顧可無書以垂永久乎山莊內本有溫
泉出而匯武列之水俗遂有熱河之稱茲雖爲府爲縣而仍以熱
河稱之者存其朔便於眾也 皇祖有詩云聚民至萬家蓋筆路
之際人煙尙少後乃閭閻日以富耕桑日以闢至於今將百年屹
爲都會 皇祖雖嘗名之曰避暑山莊序詠三十六景而未輯志
者其或有待耶抑亦文獻不足徵而遲遲爲之耶山川里邑建置
沿革與夫古蹟人物司事之臣雖摭摭遺逸猶有未備未信者其
說具見於前而吾之序是書以行世者正所云在此不在彼○戊
申諭軍機大臣等據綽克托奏稱烏什所屬英阿雜爾擬改英阿

西爾牙爾哈喇沙爾擬改哈喇西牙爾等語此等地名理應照依
回人語音改正但英阿雜爾哈喇沙爾之名相沿謬錯已久今既
據綽克托奏請改正以朕所記憶而論將英阿雜爾改稱英吉沙
爾哈喇沙爾改稱喀喇沙爾方與回人原音相合○庚戌 上啓
鑾秋獮木蘭○免經過地方本年額賦十分之三○諭軍機大臣
等前以甘省番回有掌教及總掌教之名恐易惑眾滋事因傳諭
各省督撫留心查革茲據國泰奏稱東省回民均與土著民人比
閭而居實屬安靜並無滋事之人亦無掌教及總掌教之名但念
經祈福卽爲惑眾之漸嗣後遇有爭控邪教聚眾念經之案卽親
提審辦其田土錢債爭控細故亦令赴地方官控理等語本日又
詢據袁守侗奏稱直隸通州滄州天津等處回民較多尙皆安靜
惟其傳經之人稱爲師父等語回民念經祈福是其習俗相安已

久若槩行禁止恐地方官奉行不善或致騷擾激成事端若有名無實虛應故事又屬無益何必爲此惟其中有借傳經爲煽播邪教者則不可不實力嚴查親提審辦至直隸回民念經之人稱爲師父雖亦如師徒俗稱但究不若並其名而去之向來地方官平日於此等事並不留心查察及奉有諭旨又未免辦理過當不能深喻朕意徒滋胥役得錢放免著再傳諭各督撫務須不動聲色留心妥協查辦毋致吏胥人等藉端滋擾及蹈虛文塞責之習○乙卯諭喀爾阿著賞戴花翎在刑部額外侍郎止行走○丙辰上駐蹕避暑山莊○丁巳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阿桂覆奏甘肅收捐監糧係王亶望任藩司時懇渥勒爾謹奏請開例且一面奏立規條一面卽公然折色包捐故王亶望得擁貲而去眾人多有如此議論等語因令刑部堂官提訊勒爾謹供稱我從前奏請復捐

監糧時並無折銀之事後來風聞有折色之處因王亶望說並無其事遂信爲實直至王廷贊向我告訴我纔知道又恐各州縣折色收捐不肯買糧王廷贊說不如專交蘭州府承辦大家公議每名定銀五十五兩並稱此項卽從首府分發各州縣並不解司院裏更不經手等語甘省復准捐收監糧原爲邊地倉儲應行充裕是以准行今公然以折色包捐且並未奏明殊干例禁此事旣係王亶望任藩司時憑憑辦理而折色又出伊主意明係伊借此爲分肥入橐之計不可不徹底根究著傳諭楊魁會同陳輝祖卽向王亶望嚴行訊問令其據實供出不得稍存徇隱如果有通同舞弊情事卽將伊拏交刑部治罪見在海塘工程陳輝祖督辦頗爲妥協並不少王亶望一人也至楊魁前曾諭令往福建署理巡撫換富綱來京陛見嗣以福隆安染病或督撫大員內有須更調之

處復經傳諭楊魁暫停前往今福隆安病已就痊著諭令楊魁於
審訊王亶望此案完竣仍往福建署理巡撫令富綱來京陛見○
庚申諭熱河自恭建 文廟以來朕每年至山莊之日必卽展誠
祇謁用志景行嗣後仲秋丁祭著照在京 文廟之例派扈從大
學士一員前往行禮以襄大典○軍機大臣奏先經臣等議駁調
任烏什參贊大臣申保奏請伊犁改用普爾錢文今將烏什所鑄
普爾銅斤解往伊犁能否改鑄清錢之處查奏茲據新任參贊大
臣綽克托奏烏什歲獲銅斤悉鑄普爾尙不敷用若停鑄不鑄將
銅運往伊犁必至錢缺價昂官民不便且普爾以一當十每百值
銀一兩若改鑄清錢需八百文作銀一兩亦覺糜費應如所奏烏
什普爾錢文照舊鑄造毋庸將銅運往伊犁改鑄從之○辛酉諭
廣西按察使富躬奏審擬北流縣民陳正仁調戲唐惠志之妻陳

氏賄和後因被村童恥笑追悔抱忿夫婦先後服毒身死經部駁改仍照府州縣原審問擬自請議處一摺此案原審州縣及委審各官俱定擬絞候該司以唐陳氏之死事隔一月追悔輕生本夫唐惠志亦以得錢私和畏罪自盡是唐陳氏彼時原無慙憤輕生之心與尋常羞忿自盡者有閒改依威逼例擬軍辦理本屬有因並非故爲開脫至向來地方官規避處分一經邀免便思置身局外今富躬以此案係自行改擬不肯諉過於下請交部嚴加議處尙有體面至刑部議駁罪名仍照承審府州縣各官原擬乃因案關二命並非爲調姦致死起見所辦亦無錯誤所有辦理此案之臬司富躬及原擬各官俱著從寬免其交部從前此等案件凡遇手足勾引致本婦自盡者俱按例問擬情實秋審時予勾其僅止語言調戲者雖按例定擬俱從寬免勾此朕準情酌理期於勿縱

勿枉之意今此案雖致死二命但究係和息一月之後若亦定擬絞候情殊可憫如竟照該司改擬充軍則又係致死二命未免稍失之寬陳正仁著改發烏魯木齊充當苦差如此折中辦理庶情法均得其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著卽照此問擬著爲令○乙丑諭此次官兵攻得賊匪大卡及所占廟宇相距賊營甚近彼已無險可守且黃河南北岸邊亦俱有官兵接連密布不至有乘間竄逸之處至逆賊如此猖獗我領兵大員官兵等爲所傷折不少必得生擒首逆及其黨惡要犯盡法處治方足以彰國法而儆兇頑第恐賊匪自知無路可逃竟爲自焚自戕之計此雖亦足以完事然究不如生擒之爲更快想阿桂自必設法妥協辦理又諭阿桂等此次派兵攻卡殺賊調度有方阿桂李侍堯著賞給大荷包二對小荷包二對額森特明亮哈當阿進剿受傷仍帶兵轉戰殊爲

奮勇著各賞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海蘭察相地進攻甚屬可嘉另賞給玉韞一枚以示優獎

六月丙子予故哈薩克汗阿布賚祭○丁丑敕諭哈薩克瓦利蘇勒坦曰據駐塔爾巴哈台大臣奏爾父阿布賚病故朕聞之不勝軫惜爾前來京瞻覲已受朕恩且係爾父長子素能約束屬下朕所深知除遣大臣賞奠爾父外著加恩承襲爾父汗爵朕君臨天下下一日萬幾爾前入覲時亦已親見當感念朕恩將所屬哈薩克加意約束友愛兄弟輯睦鄰境勿滋事釁勿隱逃人向謹遵此旨篤誠奮勉以期永受朕恩隨賞大段四端○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奉翰奏邳睢黃河南岸魏家莊大隄因水勢盛長全河大溜南趨洶湧異常自閏五月二十七日外灘先行塌去直刷隄身上緊搶護隨築隨塌溜勢日盛水高隄頂人力難施於六月初一日

未時該處隄工漫溢過水約長十餘丈見飭道將先將漫口兩頭
裹護卽馳赴該工查明實在情形並飛咨薩載星速來工會同籌
辦剋期堵築並自請交部嚴加治罪等語此處漫溢情形既據奏
稱水長溜大人力難施該總河所請交部治罪之處轉可從緩惟
在督率文武員弁相機籌辦上緊堵築俟合龍後再行覈定功過
至見在該處大溜是否尙走正河漫口分釐大溜幾分並著薩載
李奉翰迅卽繪圖貼說由驛馳奏以慰廬念再江豫二省黃河自
乾隆四十二年開陶莊引河以來連歲衝溢在豫省沙土鬆浮或
尙易於衝刷至江南土性堅實何以上年郭家渡甫經漫決此次
又有魏家莊之事况上年春閒命阿桂在南河會勘展寬陶莊新
河四十丈今春又令在彼會勘因九里岡一帶河中岡沙橫互復
於北岸挑挖引河一千餘丈南岸又將沈家窩河身展寬三十丈

近日復據李奉翰奏開放沈家窰引河溜勢甚暢朕心方爲慰藉
何以此次忽又有漫溢之奏况見在清黃交匯處所離清口較遠
清口得以暢出海口又復深通何以轉致如此且從前並非每歲
必有水患而自開放陶莊新河以來轉年年不免漫溢朕於此實
不能無疑著阿桂薩載李奉翰將南河實在情形是否或因陶莊
開放引河致有紆回格礙之處詳晰講求審度據實具奏此朕因
河防緊要虛心諮訪阿桂薩載等諒亦必確將實情入告不肯稍
存迴護也至見在正屆伏汛雨水較多其豫東二省河防在在俱
關緊要並著傳諭韓鐸富勒渾舒率員弁實力防護毋稍疏虞○
諭額森特從前征勦金川甚屬出力朕是以加恩賞給世襲一等
男此次進勦撒拉爾又復奮不顧身致被槍傷深爲可嘉著加恩
晉封世襲二等子仍兼在本身○辛巳諭軍機大臣等據昨王廷

贊來至熱河因令軍機大臣會同行在大學士九卿傳旨以私放馬明心子壻及守城獨自居功二條俱從寬不究惟監糧私收折色一事令其據實陳明據王廷贊供到任後原不許折色因無人報捐止得仍如此辦又恐各州縣有短價勒買糧石之事是以定數五十五兩甘省糧價較賤足敷定額又因捐生多在省城改歸首府收捐仍將銀兩發給各州縣買補還倉按季申報並有道府加結等語所供殊不足信甘肅收捐監糧原爲倉儲賑濟起見自應收本色糧石何得公然定數私收折色且從無一字奏聞若云甘省糧賤五十五兩已符定額足敷採買則該處收成自必豐稔何以每年又俱需災賑如災賑屬實糧價必昂則五十五兩之數又斷不敷採買二者均不可解可見所供盡屬支離其中恐有竟不買補虛開賑濟冒銷情弊且捐監一事自應聽本生自行平買

交納糧石何以欲官爲收銀並交首府總辦明係官則折收於前
又復冒銷於後兩邊俱得便宜而百姓仍從中受累此事情弊甚
大不可不徹底清查此時惟阿桂李侍堯爲中外最能辦事之人
且於此事又從未經手毫無迴護著傳諭伊二人卽將此案實在
情形詳細查明據實具奏並嚴查有無弊竇將此等情節四面較
勘無難水落石出不可稍涉顛預致他日復滋流弊但恐如此徹
底一辦合省地方官皆爲有罪之人伊等合成一氣察弊殊非容
易然此事終不可不辦想伊二人斷不肯爲他人擔此干係也○
壬午予故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祭○丙戌諭軍機大臣等
本日阿桂等奏籌辦賊匪情形一摺內稱本月初六日大雨竟夜
勢甚霪霽初七初八連縣不止等語甘省向年俱奏報雨少被旱
歲需賑恤今阿桂屢奏稱雨勢連縣霪霽且至數日之久是從前

所云常旱之言全係誑捏該省地方官竟有折收監糧一事年年假報旱災冒賑作弊已屬顯然勒爾謹久任總督王廷贊亦久任道府藩司何以從前俱以雨少被旱爲詞豈有今年甘省雨獨多之理著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前赴刑部會同該堂官提出勒爾謹當堂訊問並將王廷贊傳至刑部一併質訊令其據實供吐錄詞具奏並著刑部堂官將王廷贊派員在衙門看守俟阿桂等覆奏到日再降諭旨○丁亥諭軍機大臣等昨已降旨將甘省折收監糧冒賑作弊之事覆行提訊勒爾謹並傳王廷贊到部嚴訊此事折收旣已屬實又復冒銷災賑種種弊端難以枚舉見在阿桂等節次所奏雨水情形與甘省常年被旱之言迥不相符其爲捏飾浮冒開銷監穀更屬無疑王廷贊在蘭州守城時雖有辦理錯謬及獨自攘功之事然朕總念其保全省城功不可沒一槩恕而

不究今伊若天良未泯能將甘省歷年如何通同舞弊之處逐款據實供明朕仍不忘其守城之功必加特恩寬宥卽勒爾謹王直望罪不可追王廷贊尙可以功抵罪若伊竟執迷不悟始終不肯實說則是喪盡天良自取重罪不能復邀寬典矣況此事旣已發覺斷無置而不辦之理卽阿桂李侍堯亦斷不肯代爲隱匿王廷贊若不趁此時供明將來阿桂等查明奏到時又豈能再行狡展乎將此傳諭留京辦事王大臣及刑部堂官向王廷贊面傳諭旨令其同勒爾謹各自詳悉供吐卽行據實具奏並傳諭王廷贊伊之生死總在此番實供與否令伊自定朕不食言○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陳輝祖奏審訊王直望私收監糧折色一事未將結報之道府何人逐一供明業經傳旨令其卽行覆訊此事私收折色於前勒買冒銷於後情節已屬顯然卽王直望亦不虞其始終

狡展但楊魁陳輝祖等向其訊問並無證據未必肯據實供吐著傳諭陳輝祖卽派妥員將王亶望拏交刑部嚴審並飭沿途小心防護毋致疏虞○諭前以甘省收捐監糧一事明係捏灾冒賑上下一氣通同舞弊不可不徹底嚴查已屢經傳諭阿桂李侍堯將歷任道府何人如何冒銷賑濟如何勒買分肥逐一查明據實參奏阿桂等自必嚴切根究斷不肯爲人代擔干係日內又命留京辦理王大臣會同刑部提訊勒爾謹並傳王廷贊到部質訊並降旨陳輝祖等卽將王亶望拏交刑部審訊矣此事既經發覺斷無置而不辦之理阿桂等自必認真查辦令其水落石出不肯稍存諱匿之見至監糧折收之銀大半歸於冒銷賑恤但賑恤一事甘省旣向來如此自應治冒銷者之罪不應因有此弊竟因噎廢食將應賑恤者致不賑恤朕愛養黎元每遇各省水旱偏災不惜多

發帑金優恤甯濫毋遺以期不使一夫失所況甘省素稱邊隅磽
瘠尤宜加意撫綏豈可以有冒賑之事遂致貧民或有拮据昔宋
臣曾有以薦人不當後有悔意者時程子云願侍郎受百人欺不
可使好賢之心稍替爲大臣者尙應如此存心況朕君臨天下保
赤情殷亦甯可受萬人之欺不可使視民如傷之念因此稍懈也
卽以送回一事而論蘭州百姓並無從賊之人此實由朕平日子
惠邊氓有加無已是以間閭激發天良不肯附從逆匪豈非仁政
之明效大驗耶總之甘省冒賑之弊斷不可不辦而甘省賑恤之
事仍不可不行此意著傳諭阿桂李侍堯徧行出示甘省百姓使
之家喻戶曉倍深愛戴以仰副朕意○庚寅諭軍機大臣等據薩
載等覆奏河工連年漫決之故總由漫溢一次則下游正河淤墊
一次以致河底日漸淤高大溜趨向無定實非陶莊引河紆回格

礙所致等語前以陶莊引河開後轉連年有河決之事是以降旨
諮詢今既據奏稱陶莊新河尙屬寬深足以容納且大溜業已經
行此時亦不能復議改歸故道止可仍存其舊至大河漫溢一次
下游河身卽不免淤高自係情理如此但河工設有隄防原所以
杜其旁溢若有隄而仍復衝決則長此安窮何時可期安軌况豫
省黃河寬衍沙土又復鬆浮或尙可諉之地勢水性非人力所能
抵禦至江南則河身收束土性堅實迥非河南可比何至連歲有
此其爲隄工之不能鞏固可知大約該省河員因連年盛漲漫溢
處分俱邀寬免分賠又止照例以致伊等心存疏懈此皆薩載李
奉翰管束不嚴並不實力稽查所致伊二人卽不能辭咎著傳諭
該督等嗣後務須嚴行督率文武員弁加意整頓防護毋稍懈怠
至見在魏家莊漫口應卽上緊催集料物先行包鑲裏頭其餘以

次堵築迅速合龍○諭原任安徽按察使袁鑒緣事降調但伊久任江南於該處風土民情尙爲熟習邗睢見有漫工袁鑒著留南河交該督等差遣委用遇有應得降補之缺酌量題補○壬辰免陝西西安等十二府州民欠○癸巳諭阿桂等奏本月十五日令海蘭察明亮率同乾清門侍衛並侍衛章京等帶領奮勇官兵屯練降番及阿拉善兵豫備埋伏令海祿等帶兵策應舒亮等各由本卡進攻乘密雨時出賊不意將板棚土袋拋入賊濠我兵勇氣百倍哈當阿帶領降番首先跳入濠內與賊攪殺並用撓鉤鉤開土袋板片一面拋擲火彈一面躡身而上勦殺賊眾占得賊濠俱經拆毀填滿海蘭察明亮又督率官兵遠則槍箭齊發近則短兵相接各路官兵咸懷振奮分占礮上賊卡海蘭察明亮又擎立木柵帶兵撲入賊營痛加勦殺拋射火箭火彈將帳房板屋盡行燒

毀奪獲賊人刀矛烏槍無算賊匪退回華林寺死守海蘭察明亮
又逼拏木柵賊人被我兵槍箭擊死甚多除被賊搶去屍身未經
割獲首級外共割得賊人首級一百二十餘顆並首逆蘇四十三
黨惡韓一提巴拉周阿渾張懷德馬黑提卜等首級此外被官兵
殺死及帶傷者三百餘人見止二百餘人退回華林寺死守均不
過殘敗賊黨數日內即可剿戮淨盡等語此次圍剿賊巢海蘭察
明亮屢次率眾爭先攻奪賊卡殲戮甚多實屬首先奮勇出力並
哈當阿著交部從優議敘其餘在事出力之大小各員弁著阿桂
等查明分別等第一體各部議敘其陣亡之三等侍衛吉爾坦保
著交部照例給與卹典拜唐阿塔克達那並著加恩照藍翎侍衛
例議卹此外受傷各員弁及陣亡被傷之官兵等均著阿桂等查
明照例給與優卹至此次川省降番尤爲鼓勇先登內受傷者著

阿桂先行賞賚其餘一槩再行賞給一月錢糧以示獎勵其首逆
蘇四十三首級並著傳示各省俾回民等各知儆戒再阿桂等奏
此次官兵殺死逆黨阿渾五人內查出海朝宗一犯係四月中旬
伍彌泰仁和馬彪公同商酌遣赴賊營曉示解散黨羽被賊留住
卽稱阿渾與首逆同坐議事據實參奏等語伍彌泰等身任將軍
提督均有奏事之責既經遣人赴賊營曉諭又復被留未回何以
並未陳奏直待阿桂等查出甚屬錯謬伍彌泰仁和馬彪俱著交
部嚴加議處又諭此次勦滅撒拉爾賊匪海蘭察甚爲奮勉著加
恩將伊子安祿授爲三等侍衛以示獎勵○戊戌諭軍機大臣等
據富綱彙奏壽民鄭昌璽婦陳柯氏等俱年逾百歲洵屬熙朝人
瑞盛世嘉祥理合繕摺奏聞等語壽民壽婦年逾百齡爲各省常
有之事該撫既經分案具題何必多此一奏其意不過以朕萬壽

節近以此吉祥之語入告不知督撫身任封疆全在辦理民事而朕尤以勤政愛民庶事就理爲念如果各省雨水調勻年豐民樂祥瑞孰大於此豈必以景星慶雲鳳凰麒麟侈陳符瑞耶將此傳諭該撫知之